

重新诠释人生必经的一轮始终起合。和老挝边疆，以佛家信念取代了浓郁的基督教味道，格曼的幻觉追忆，只是这回背景由草莓地更换成泰国五十多年后阿皮查蓬回应了瑞典大导英格玛·伯

▶死去的妻子（左一）在饭桌前出现，阳台栏杆外蝉声不息。



波米叔叔的离奇世界



◎ 陈家毅 (本地建筑师/作家)

电影《波米叔叔的前生今世》开场有段楔子，一语道尽全戏的精髓：暮霭沉沉时分，但见远方山峦重叠，近处则是连绵的稻田和热带树木，宁静乡村一片风光美好。一头水牛却在此刻趁人不觉，自我松绑了原本拴绕树身上的粗绳，随着乱草间长窄的泥道脱跑开溜。匆忙的身影流露了她难掩的兴奋，加速摆动的肩胛瘦削但是健壮——肯定是头在田中毫无怨言劳作多年的牲口。这一刻她下定了决心，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地方。

才奔离了一小段路，就被卡在看似前无去路的乱木丛林中。可见平时没有机会出来溜荡，所以对环境并不熟悉。一切仿佛冥冥中早已注定，停下来两只大眼圆溜溜的看不到未来，只好惯性的开始嚼食起周围的野草。天色渐暗，赤着上身的男主人寻迹到来，不慌不忙温柔地低呼：“娇！”并且轻巧地抬起牵牛的绳子。闹了一阵小脾气的水牛，看不出失望，抑或暗中窃喜主人的关怀。乖顺听话地回头，不再抗拒任由主人牵返。

寓意深长的序曲，带出人生常遇的挫折与无奈，也铺下了正戏的节奏。

令人想起经典电影《野草莓》

久病的波米叔叔对生死看得很开，不止一回对来访的妻妹预言自己为时无多，要将拥有的田庄物业托交给她。说时平常心，不带一丝忧伤。倒是在旁听着的妻妹不知道如何应对。

妻妹远道来访，许是听闻波米叔叔病情日益严重，从曼谷一路车途跋涉，辗转到来就为了见他一面。可是波米叔叔此刻心底最想念的，却是死去多年的妻子，和无故失踪已久的儿子。

就在这当儿，写实故事移转成为幻觉——死去的妻子果然在饭桌前出现。先是烟雾般的朦胧身影，转而落实为有如你我的实体。接下来的情节更加令人诧异，失踪的儿子竟也现身特来探望病中的父亲。多年不见的儿子变为一头高大、全身毛茸茸的人猿怪兽。亦夫亦父的波米叔叔此刻心底想必悲欢百感交集。

导演阿皮查蓬巧妙地运用了电影蒙太奇，以超现实手法述说的，许是波米叔叔的一个梦境。人、鬼、兽共聚首的场景还配着阳台栏杆外，乡下地方黑夜里间续不断的蝉声。温馨的场景显然是导演童年的记忆——成人在晚饭后闲聊起的泰国鬼怪传奇，在这里自然融进了现代故事。

实情究竟是波米叔叔思恋成梦，抑或是他往生前回光返照的幻觉都没多大关系，合情合理的章回倒令

人想起经典电影《野草莓》(瑞典, 1957年)——暮年垂老的教授触景伤情，在路上重遇草莓地而回忆起青春往事。年少姣好的爱人竟然重现眼前。50多年后阿皮查蓬回应了瑞典大导英格玛·伯格曼的幻觉追忆，只是这回背景由草莓地更换成泰寮(老挝)边疆，以佛家信念取代了浓郁的基督教味道，重新诠释人生必经的一轮始终起合。

伯格玛当年39岁，与现在的阿皮查蓬相似，拍了大概10年电影；深入探讨生死课题还有另一部作品：《第七封印》(瑞典, 1957年初)。故事讲说中古时期的一名十字军骑士路上遇见死神，以自己生命为赌注下棋对弈。《第七封印》和《野草莓》像达利的画，融合了现实与想象，两者交递游走无间，开启了电影的第四空间。看似无章法的处理手法其实比现实更写实：忽而冒出来的潜意识，成为梦境、幻觉，比一切来得更震撼强烈——因为最贴近心中感受。

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镜头

阿皮查蓬拍片天马行空不受时空落差限制，一下快跳将我们带到许多个朝代前的荒野，波米叔叔盼望回到的初生地，原来曾经有过另段暹罗典故：不快乐的古代公主(以戏名猜测，她是波米的前生)披金戴银却其貌不扬，爱情寻他千百般不获，结果以身相许的对象竟然是湖中一条生猛的鲛鱼。阿皮查蓬生动地以一整段篇幅，描绘了这段刻骨铭心，别人看来“不可能的爱”。人鱼水中交欢的镜头在电影史上绝无仅有，比之日本《怪谈》里的猫精和鲤鱼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瀑布下公主卸下珠宝，宽衣解带走向水中异物。她的决绝令人欲“问世间情是何物？”促使她“很傻、很天真”，奋身不顾勇往直前；见者无不动容。

将传说编织进现实生活里，阿皮查蓬让我们看到泰国东北部伊萨(Isan)地区的风俗与信仰。波米叔叔并不惧怕面对死亡，全片弥漫着的是一种佛家的温

和、平静、自然、和谐，带含幽默，甚至滑稽、乐观的氛围。相较于父亲为副牧师的伯格玛，瑞典小镇和基督信仰给予他的成长影响，似乎总离不开恐惧、冲突、矛盾，还有忧郁和悲伤。两导的电影作品正好彰显了东、西方对万物，对生命，和对死亡的大不同态度。

《波米叔叔》在热带农乡寻常生活中觅见人生真谛，成长于东南亚的我们倍感亲切。毫不卖弄的手法清新隽永，教人想起《童年往事》和《悲情城市》，以及蔡明亮和贾樟柯早年的电影。平淡朴实的叙事渗透出乡村的急速变更，是导演心中难藏的隐忧。康城得奖之后，阿皮查蓬广受注目，在好几则的访问中，他重申因市区扩展开发而受破坏的泰国乡野，事态急

在眉梢，通过电影他要彰显事情的紧迫性。

导演给自己前半生的小总结

从小与大自然、蜂蝶虫蚁、家禽走兽为伍的导演将泰国边境拍得如诗如画，但他对傲慢自大的城市人，显然没什么好感：电影中来自曼谷的妻妹与农村环境格格不入，言谈中不仅流露出她对乡下地方的不耐烦，更直接主观地质疑来自贫穷邻国的客工。导演透过这位看似和蔼可亲的女人，含蓄折射出居高临下、充满猜疑，又自以为是的小城市人心理。

电影中阿皮查蓬要传达的还有许多：泰国近年逼人而来的政治动荡，已到了不能不正视的地步。民间生计、社会保安，甚至艺术环境，如今都危在旦夕。波米叔叔梦里预见的未来，是个

令人不安军政充塞的世界。在另一层次，阿皮查蓬向70年代的美国科幻电影致敬：片中蛛丝马迹提及“幽浮”，外来星空异物在田地遗留下圈圈痕迹；黑暗里双眼射发红光的人猿，神像貌似《星球大战》(美国, 1977年)电影里的一员。这或许都是阿皮查蓬成长时难忘的喜爱，趁机在此也给自己的前半生作了个小总结。



▲《波米叔叔》的调子教人想起侯孝贤早期电影。



▲公主以身相许的，竟是湖中一条生猛的鲛鱼。